



流过城市的母亲河变清了

张永权

一条大河从一座省城穿城而过，就是我们的母亲河盘龙江，她从市郊嵩明喧拉箐的一口泉眼出来，滴水而成一条100多里的城市江河，见证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

对盘龙江我更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不仅住在昆明市已有57年之久，而且现在的家就在盘龙江畔的霖雨桥。既然和盘龙江有着不解的缘分，我在外总爱说说盘龙江。

我老家是在离彩云之南千里之遥的长江畔，盘龙江与长江，看似遥远，其实也是一水相连。盘龙江流进滇池后，滇池唯一的出海口叫海口河。池很小，海很大，云南人向往海的辽阔宏大，滇池也叫滇海，不少湖泊都有一个海的名字，如程海、纳帕海、阳宗海、干海子等。海口河流进螳螂川在禄劝又叫普渡河，最终流进了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这样，盘龙江便和万里长江相汇了。

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昆明工作、生活57年，早就成了一个地道的昆明人，穿城而过的盘龙江，也是从我心上流过的。从小与江水结缘，看江边风景，听江河水声，成了一种自然习惯。特别是家住盘龙江畔后，早晚到霖雨桥江岸散步，观河水听水，就成了退休后的生态休闲。在我心中，河有感情，水有生命。每次走在江边，就仿佛听见母亲河用她深情的话语，在向我述说时代的变化。

在盘龙江畔听涛声，看越来越美丽的江岸风光，我的眼前总会走来盘龙江畔的一代代风流人物、英雄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他的革命生涯，就是起步于盘龙江畔，今天，我们仍可听到总司令为这片土地抒发深情的《昆明感怀》：“忆昔重阳大义，而今始得功告成。法英势力杳然去，且喜国防有善邻。”然

而这“功告成”的获得，不知是多少英雄儿女用他们的青春热血、年轻的生命换来的。远的不说，从盘龙江畔走出的青春儿女，一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风流人物，出生在盘龙江畔灵光街的云南省内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云南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的吴澄烈士，在白色恐怖中到滇南农村建立党组织，开展农运工作，点燃了云南农村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她在狱中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严守党的秘密，视死如归，最后和省委书记王德三以及她的革命伴侣、云南共青团的首任书记李国柱一起，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倒在血泊中，和她们一起牺牲的，还有未出生的婴儿。相传当时高空突然炸响一声巨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鲜红的热血漫遍大地……人们都说，灭绝人性的反动派，连婴儿都不放过，老天岂不发怒？

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还有出生在盘龙江畔的19岁的共产党员马登云，他是云南第一位回族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22岁的共产党员赵琴仙，是云南第一位白族女共产党员。每当我面对今天那些青少年幸福的笑脸，就不禁会想起这些抛洒热血青春的盘龙江儿女，正是他们的青春热血凝聚起的建党精神，点燃了革命星火，才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彩云之南的新时代。盘龙江曾经的良辰美景，如官渡渔灯、马留连、碧鸡欢唱的自然美丽，就在瞬间消失了。盘龙清水变黑河，滇池暴发蓝藻、水葫芦，翠湖不翠，盘龙江作证，今天住在盘龙江畔，

就是一个山水新城的幸福家园。连接着出省、出国的高铁和四通八达的城市地铁，宽阔平坦的快车道，一条数十公里长的街心花廊，大朵月季开红了一年四季，夏天的蓝花楹，映蓝了天上的白云，映蓝了市内的江水。置身在这样的风景中，享受着诗情画意的美好，那是何等的幸福啊？不过，在我57年的人生岁月中，盘龙江也曾留有几种不同的形象，几种形象，都呈现着时代前行中的鲜明记忆。

57年前，从长江畔来到昆明，初识盘龙江，清流如玉，水中绿树、房舍以及时和省委书记王德三以及她的革命伴侣、云南共青团的首任书记李国柱一起，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倒在血泊中，和她们一起牺牲的，还有未出生的婴儿。相传当时高空突然炸响一声巨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鲜红的热血漫遍大地……人们都说，灭绝人性的反动派，连婴儿都不放过，老天岂不发怒？

国家要发展、要强大，人民生活要富裕，省城昆明总不能只是在自然经济的边缘徘徊不前。当时有人说：穷怕了！现在是有水快流、有钱快赚的时代，赶快行动！于是下海成风，办厂也容易，似乎在一两年间，从盘龙江源头到进入滇池的海口，沿盘龙江100多公里的沿岸，布满了食品加工厂、造纸厂、养殖场、饮料厂、小吃店、旅舍、歌舞厅、游戏厅、休闲屋……什么来钱快，就干什么，只顾“有水快流”，却没有任何防污截浊设施，所以不过眨眼功夫，盘龙江曾经的良辰美景，如官渡渔灯、马留连、碧鸡欢唱的自然美丽，就在瞬间消失了。盘龙清水变黑河，滇池暴发蓝藻、水葫芦，翠湖不翠，盘龙江作证，今天住在盘龙江畔，

无鸟鸣。就是在2000年初，我搬进霖雨桥边的新居，但不敢到盘龙江畔去看水，因为河中流着污水，岸边堆着腐臭的垃圾。那曾经被哲学家冯友兰女儿冯宗璞描写为清溪碧水的金汁河，被动物尸体和粪便、垃圾堵塞断流，发出阵阵恶臭。看了周围的环境，我的不少同事都不愿搬到江畔有一个美名的新居金安小区居住。

但我相信，随着盛世的到来，盘龙江一定会重新变清，因为人们已开始觉醒，保护盘龙江和滇池，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党和政府更是下定决心，治理滇池、盘龙江，还母亲河和滇池美丽的容颜，让春城昆明焕发更加艳丽的光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都殷殷教导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大理古生村，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古画，洱海无弦万古琴”。自然美景永驻人间。习近平总书记也牵挂着滇池、盘龙江的治理，他在考察滇池听取有关汇报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给云南省、昆明市治理好盘龙江母亲河、滇池母亲河指明了方向，科学决策，治标治本，措施过硬，资金保障，河长制责任到人，成效明显。就以盘龙江的治理为例，沿江两岸的数百家污染企业和有关设施，终于消失了。滇池治理，狠抓源头，为盘龙江换水，引牛栏江水进盘龙江，把伟大的愚

公移山精神融入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一道道清流源源不断地注入盘龙江，盘龙江水质已从过去的劣V类变成Ⅱ类碧水清流。牛栏江水在昆明北部入河口形成的天然瀑布，以银河落九天的气势，画出了昆明山水新城的美景！

在我的心目中，曾经被污染的盘龙江是那么地令人不堪，而一朝的改变，一条清流从我们的小区门前流过，又是怎样地令人惊喜？在河水变清的同时，沿江两岸的绿化、美化工程也同步完成，如今走进盘龙江畔的任何一段堤岸，都是一座江边山水公园。四季不同，花开不断，春看樱花绽放，夏有荷花吐香，菊花送来秋的金黄，红山茶增添冬日的温暖。碧草茵茵，绿树成荫，盘龙江的两岸，就是一条生机蓬勃的生态走廊。各种鸟儿在花丛歌唱，融进江声，美在两岸天地间。而已经在冬天做客盘龙江40余年的红嘴鸥，也使高原城昆明名声大振，而去年春天北上到昆明郊野的热带象群，更是添昆明气象万千，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盘龙江作证，在盘龙江畔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奇迹每天都在发生，我这个住在江畔的小小家庭也深刻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惊喜和幸福。我这个四口小家庭，我和儿子、儿媳都是共产党员，孙子是共青团员，可以说我们这个小家庭，就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小的细胞。我告诫儿子，我们能力有限，但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擦亮胸前的党徽、团徽，儿子从前年起，已经是连续两届优秀公务员了。现在，我们党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在我们的历史上，将树立起又一座新的里程碑，我从一条城市母亲河的变化里，感受到一个百年大党为国为民的初心和不断走向新目标的伟大形象，祝福我们的党，在新时代抒写更大的辉煌！

扫者乌与摘范儿

王胜华

一个人反复前往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么是他的故乡，要么是他用心、用力、用情工作过的地方。

扫者乌苗寨，就是我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初到扫者乌苗寨，是2018年的春末夏初，我和武定县苗族文化研究学会会长张明庆探源武定苗族历史文化和人才教育来到这里的时候，正是范儿成熟的时节。

扫者乌，是彝语，意思是生长多依树的凹子。1906年，苗族张家兄弟扶老携幼从万德团碑一路迁徙，一路摘范儿来到这个长满多依树的凹子生存下来。从此，发窝花园这块贫瘠得只生长多依树的地方就有了一座叫扫者乌的苗寨。

扫者乌村，苗语叫作“卯花园”，这是因为万德那土司想把这里建成他的美丽后花园而得的村名。村里84岁的老人张学良和51岁的会计张光华介绍说：扫者乌村现有47户人家176人，耕地面积146亩，山林面积626亩。村里的张光才和张光德两家人，常年放养七八十只黑山羊，年出栏20只左右。跟随着两个老人进村入户之后才发现，扫者乌苗寨几乎家家都喂养着七八头西门塔尔牛。西门塔尔牛虽然体格健硕，但不像本地黄牛那么好斗，扫者乌村家家户户养这种牛，不是用于斗牛娱乐，而是卖钱经营家道。从这一点来说，扫者乌村的经济意识强于其他苗寨。

扫者乌村，全是苗族，鸡犬相闻，民风淳朴，三五成群的孩子在残墙破壁间“过家家，玩泥巴”的景象随处可见。这种景象仿佛是40多年前我那座古老的苗寨。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也是这样，都裸露腰带在村里玩“老鹰抓小鸡”，玩“老虎抱蛋”，玩自制的木车……

带着似曾相识的感觉走到村口的时候，恰好有一拨扫者乌的孩子从山上回来，人人手里都捧着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范儿。我用苗语跟他们搭讪，他们一人一半将范儿匀在我的手里：范儿黄，范儿紫，范儿黑，范儿白，捧在手里，花花绿绿，就像万花筒里的精彩世界，让我不忍心吃。

古时候兵灾瘟疫，苗家人往往选择在范儿成熟的季节背井离乡地迁徙，迁徙路上，苗家儿女多是靠采食范儿野果存活下来，因此苗家人对范儿野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往往给范儿野果起各种各样的好听又形象的名字：人们把范儿中的黄锁梅叫作“毡帽果”，让它温暖甜蜜；人们把范儿中黑刺果叫作“花眼睛果”，让它色彩缤纷……

我手里捧着黑的真黑，紫的真紫，黄的真黄，白的真白的范儿，脑海里沉浸在遥远而艰辛的迁徙路上。

看着我捧范儿不吃，孩子们忽闪着范儿一样美丽的花眼睛说：“吃——嘛！吃——嘛！”毡帽果很甜，花眼睛果很甜……”

我强忍着情绪吃范儿，摘范儿人的辛酸涌上心头：范儿酸，范儿涩，仿佛让我嚼到了蚂蚁。

为什么会这样？

探源结束，离开扫者乌苗寨的时候，我心里就有这样一种预感：扫者乌苗寨，是我今生必定会再来的地方。

从扫者乌回来之后，我夜夜梦见自己重新回到扫者乌苗寨，梦见自己和扫者乌的孩子们一起摘范儿、吃范儿；范儿香，范儿甜，让我不愿从甜美的梦中回到严峻的现实。

刚刚刮风工作那几年，我常常听到人们用“花园麻拉，鱼塘麻拉”来说发窝，但什么意思，我搞不明白，2007年，我作为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再赴发窝，当我走遍发窝的山山水水、村寨寨之后才突然明白，原来，人们用“花园没花，鱼塘没有鱼”来形容发窝的贫困程度。

冥冥之中，预感成真。2020年是武定县决战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作为一个苗族干部，当我再次背起行囊走进扫者乌的时候，时隔两年的扫者乌苗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水泥路通村了，自来水淌了，电灯亮了，房子白了，学校建起来了，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居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作为驻村工作队员，常驻在扫者乌苗寨，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走进扫者乌村的历史，了解扫者乌村的现在，思考扫者乌村的未来。思索去想，许多问题都难以得到迎刃而解的时候，我常常跟随扫者乌村的孩子们一起去放牛，一起去爬山，一起去摘范儿，一起去感受扫者乌苗寨的酸甜苦辣。我发现扫者乌苗寨的孩子能吃很多苦，唯一吃不了的就是读书之苦，于是我就有意无意地把外面苗族孩子在学校里读书学习的照片和视频播放给他们看，从侧面激发他们进校读书的欲望。

范儿也叫刺范儿，范儿刺的嫩尖和叶片，都是黑山羊最喜欢吃的食物，生长在路边、平处的范儿常常被牛羊吃得光秃秃的，只有那些生长在崖边险地的范儿，方才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形成一簇簇绿色的帐篷，花开时节有蜂来，果熟时节有鸟朝。采摘范儿不仅充满挑战与乐趣，也充满了收获与喜悦，但采摘黄锁梅和黑刺果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被范儿刺划伤流血是采范儿常常遇到的事情，有的甚至为了采摘一捧范儿而滑下山崖……我喜欢范儿缘于饥渴，这是一个简单的生理需求，因此小时候不管范儿生长的环境有多凶险，即使衣服刮破了，双手划伤了、流血了，也要忍着疼痛去采摘。

转眼间，脱贫攻坚顺利结束，跟随工作队撤离扫者乌苗寨的时候我在想：扫者乌苗寨，我还会再来吗？

心不跟脚走。

此后的每个月，我都主动前往扫者乌苗寨一两次，去看看扫者乌的牛羊，去看看扫者乌的庄稼，去看看扫者乌的人们，去感受扫者乌苗寨的变化，哪怕每次变化都只有那么一丁点，但一丁点变化就足以让我感到欣慰，足以让我动念：要写一写扫者乌。

一切美好生活，都是艰辛劳动创造出来的，就像摘范儿；一切美好社会，都是无数艰辛劳动的结果，就像摘范儿。由初到扫者乌的不解，到常驻扫者乌的不解，再到常往扫者乌的理解，这是一个艰辛的摘范儿过程，其间会被范儿刺划破、划伤甚至流血，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是摘范儿人的后代。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

云南省作家协会
省文联文艺理论室 合办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启事

注重作品可读性、文学表现力，努力做到思想和艺术相得益彰、内容和表达有机统一。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反映云南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踔厉奋发的精神风貌；展望未来，为云南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激励全省各族人民为新时代建功立业。

二、征文要求

(一) 征文范围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省作家与广大文学爱好者（青少年投稿部分优秀作品在云南文艺网展出）。

(二) 作品要求

1. 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有机统一。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展现真善美，

注重法规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内容及言论。

6. 参加征文活动，视为同意活动主办方对征集作品的发表、展示、出版、网络传播权等。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10月30日

四、投稿方式

本次征文只接受电子稿件，文稿以word文档形式发送至投稿邮箱，邮件标题注明“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投稿，并在文末附作者简介、联系电话及地址等。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五、评选与奖励

云南省作家协会与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合作共同举办“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征文活动，云南日报“花潮”版、省政协主办刊物《文学界》、省文联主办“云南文艺网”等报刊网络媒体将开设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活动专栏，刊登优秀征文作品。征文活动结束后推选优秀作品若干名，颁发荣誉证书。

云南省作家协会
云南日报社文体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辨，都是。于是成就了“普吉”这多重古道的交通要地，交通，交通——交汇、交流；沟通、流通、畅通！而要既能“交”也能“通”，不得祭祀祭祀？于是普吉的“庙”多了起来：铁峰庵、石盆寺、观音寺、如意寺、土主庙、猪神庙……庙虽多，但除了昆明一代名刹铁峰庵之外，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寺、小庙，名声小、庙名杂，却星罗棋布，吉语喃喃，景象也颇可观——“南无喝罗怛那哆罗夜耶，南无阿利耶，婆卢羯帝烁钵罗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迦耶……”“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祭天，祭地，祭祖宗，祭佛祖，祭神灵，保佑！保佑！“普”就是彝语中“庙多”的意思，于是乎，“庙多的岔路口”（音译“普吉”）就成了这块土地的名字。

从昆明的地理来看，普吉成为昆明西北角的交岔路口是有道理的。至少数千年，要进入滇池之畔的昆明，南边或东边自然靠水运，陆路（即马帮道）就得从这西北角的普吉进来，又迤东、迤西或迤北，都得在这里交汇，昆明与云南西部、西北部、东北部的交流，都得在这里暂时“驻足”——人的足，马的足，货物的“足”，甚至是“思维之足”。

驻足，就得停留，然后出发——这些就得多半与经济有关啦！你说它是粮道、盐道、柴道、茶马道……其实不用分

辨，都是。于是成就了“普吉”这多重古道的交通要地，交通，交通——交汇、交流；沟通、流通、畅通！而要既能“交”也能“通”，不得祭祀祭祀？于是普吉的“庙”多了起来：铁峰庵、石盆寺、观音寺、如意寺、土主庙、猪神庙……庙虽多，但除了昆明一代名刹铁峰庵之外，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寺、小庙，名声小、庙名杂，却星罗棋布，吉语喃喃，景象也颇可观——“南无喝罗怛那哆罗夜耶，南无阿利耶，婆卢羯帝烁钵罗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迦耶……”“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祭天，祭地，祭祖宗，祭佛祖，祭神灵，保佑！保佑！“普”就是彝语中“庙多”的意思，于是乎，“庙多的岔路口”（音译“普吉”）就成了这块土地的名字。

估计普吉集市的模样，就这样走过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普吉这“岔路口”可真不简单！

近百年来，文明进步的步伐让原生古朴的“庙多的岔路口”普吉的面貌变得日新月异：随着滇越铁路建成，20世纪中叶，为增进抗战“主动脉”滇缅公路运输能力而筹划修建的滇缅铁路，也把离普吉不远的火车北站作为起点，筹备和早期路基建设、铁轨铺架工作已

经开始，普吉被选为修建滇缅铁路的仓库，不只是因为抗战局势风云诡谲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修建滇缅铁路的计划和规划都发生了变化，滇缅铁路最终没有修成，当年储存铁轨和列车的普吉仓库，前些年也因为城市改造而拆毁，幸存的列车仓库以及一段铁轨现保存在普吉山顶头，作为了一段历史的回忆；北上富民、禄劝等地的公路“鸟枪换炮”，成了一级路、高速公路，原来从马帮到二级路的老公路已经不用，成为恢复生态、修复生态区域的一部分；原来必须绕过牛山向东的路，如今因为昆明北三环长虫山隧道的贯通，已经可以“秒达”昆明北市区；向西通往沙朗、安宁的路也已畅通